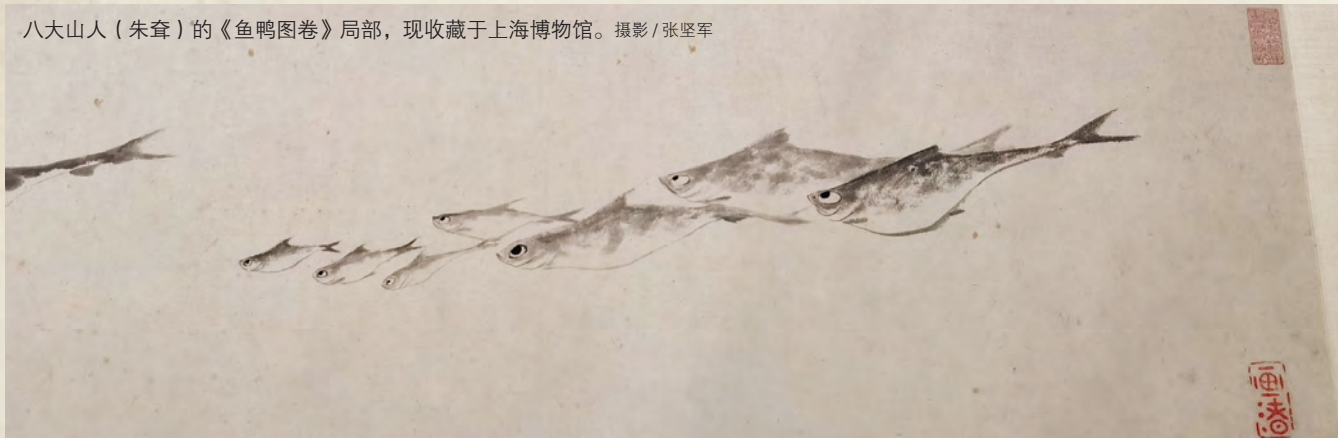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八大山人（朱耷）的《鱼鸭图卷》局部，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。摄影/张坚军



世界以痛吻我，我却报之以白眼

是疯子还是大师，八大山人才不在乎。他的白眼，早已经翻过了后世的一切评价。

□撰稿 | 姚佳琳

小时候看见“八大山人”这个名字，还以为是和“唐宋八大家”“竹林七贤”一样，是有共性的一群人的统称，比如“隐居山林的八位书画家”这样；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八大山人，只是一个人。

十来岁就一举拿下秀才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，大明皇朝就此画上句点。家里的皇粮断了不说，对新朝而言，流淌着朱氏血液的“前朝余孽”，活脱脱就是一个行走的定时炸弹。

八大山人画笔下的残山剩水，正如他的哭笑人生。



皇子与贫僧

八大山人姓朱名耷，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，根正苗红的明王朝皇室血脉。放到现在，这出身妥妥能拍好几季豪华古装宫斗大戏。据说他出生时耳朵超级大，家里人给他起了个乳名“耷子”——“耷”在当时的市井俗语里是驴的意思。

这孩子8岁能当场作诗，11岁拿起大笔就能画出整幅山水画，字写得更是行云流水。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时候，还顺手给他铺好了光明坦途的科举大道：

才刚刚19岁的朱耷丢掉了王孙的身份。紧接着第二年，父亲也撒手人寰。先前顺理成章的科举道路，对他已宣告彻底中断。为了活命，他只能装聋作哑，继而剃度出家，隐入深山。

苦难与孤愤堵在心里，但才华横溢的少年总能找到发泄的途径。他找到了笔墨，用最绝的一个招儿——把画里东西搞到最少——可能整张纸上就一只鸟、一块石头，连水波纹都懒得加几笔。现在这种风格可能得叫“极简美学”。他画的《孤禽图》，仅仅三笔画出荷茎，一笔圈出鸟身，一墨点成鸟眼，周围全是白花花的空纸，可要是盯着那只孤鸟，偏偏能读出千万种复杂情绪。他也说过